被觀看的身體：Hannah Wilke 作品中的女性身體與凝視

姓名：張嫙恩　科系：特教系 學號：114095030　日期：2026/6/6

一、 前言

升上國中後，我第一次強烈意地感受到他人對我身材的評斷所帶來的不適感。那時我正值青春期發育，我的身形開始改變，再加上自己本來就喜歡吃東西，體重也逐漸增加。然而，比起身體真正的變化，更讓我難以忘記的，其實是來自他人的目光與言語。國一開學不久後，班上的男同學開始以粗俗的詞彙嘲笑我的身材，甚至將這些言語當作玩笑般反覆提起。當下我並不知道該如何反應，只覺得羞愧、難堪。我開始害怕照鏡子，也逐漸對自己的身形產生強烈焦慮。我不停運動、逼迫自己進行極端的飲食控制，只是希望能讓自己脫離當下的處境。那時的我沒有給予對方任何言語或行動上的反擊，而是不斷在腦海中自我反省，甚至在別人替我的外貌貼上任何標籤前，先一步以更加嚴苛的方式審判與否定自己。現在回頭看，我才逐漸意識到，真正令人痛苦的或許不只是身體本身，而是「被觀看和評價」這件事。當女性的外貌與身材長期成為他人評價的對象時，女性也會逐漸開始以他人的目光觀看自己，並將外界的標準內化為自我價值的一部分。隨著年齡漸長，我慢慢發現，這樣的經驗並不只屬於我一個人，而是許多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共同面對的問題。女性的身體似乎總是公開的，不論年齡為何，都可能被隨意評論、觀看與定義，也使許多女性在真正理解自己之前，便先學會了否定自己。而當我第一次接觸到漢娜・威爾克的作品時，我才發現，原來一直以來伴隨自己成長路途的，這些難以言說的焦慮與壓力，早已被女性藝術家以不同形式記錄下來。威爾克長期以自己的軀體作為創作材料，直接回應女性在視覺文化中被觀看、被物化的處境。她以自己一生的身體為媒介，攝影記錄自己從年輕到罹癌的身體，揭露了女性身體如何在觀看之中被定義、被評價，甚至被消費。[1]

二、 威爾克與女性身體的觀看問題

漢娜・威爾克（Hannah Wilke）是 1970 年代女性主義藝術的重要藝術家之一，她的創作創作橫跨攝影、雕塑、行為藝術與人體藝術，但核心始終圍繞著

[1] Debra Wacks, “Hannah Wilke,” *Jewish Women’s Archive*, 2007.

女性身體與觀看之間的關係。[2]她的作品之所以特別是在於她沒有逃避女性身體被觀看的事實，而是直接利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創作媒介，將「被觀看」本身轉化為作品主題。然而，威爾克在當時也受到不少批評。由於她本身擁有符合主流審美的外貌，部分評論者認為，她在批判女性物化的同時，其實也再次利用自己的美貌成為觀看焦點。甚至有人質疑，她是否只是透過性感與裸露吸引目光。[3]但也正因這個輿論現象，威爾克的作品又近一步揭露了一種隱藏的矛盾：即使女性試圖批判觀看文化，人們依然會優先從她的外貌與身體去解讀她。換言之，女性藝術家即使在創作中嘗試奪回主體性，也難以真正脫離被觀看的位置。正是因此，威爾克並沒有選擇隱藏自己的身體，而是刻意進入這個觀看結構之中，再透過作品讓觀者重新意識到「觀看」本身其實具有權力關係。[4]

三、《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中的觀看與傷痕

《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1974－1982）是威爾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系列之一，也是她對女性身體觀看問題最直接的回應。在這組作品中，威爾克以近似時尚模特兒與商業廣告的姿態出現在鏡頭前。她擺出自信、性感甚至帶有誘惑性的動作，影像風格也與當時流行的女性攝影十分相似。乍看之下，觀者似乎正在觀看一組典型的女性人體藝術照片。[5]作品中的她在自己的皮膚表面黏貼了大量以口香糖製成的女性生殖器造型雕塑。這些皺褶狀物件乍看像傷口、疤痕，甚至像某種被烙印在皮膚上的痕跡。當觀者原本以欣賞女性身體的方式觀看作品時，卻會被迫注意到這些帶有疼痛感與破壞性的細節。那些口香糖雕塑也象徵著女性的次等地位和「可被拋棄性」，近一步諷刺社會對女體的消費邏輯。這種視覺衝突正是威爾克的核心策略。她利用觀者觀看女性身體的習慣，使觀看本身逐漸變得不舒服。觀者會突然意識到，自己其實已經習慣以一種消費性的方式觀看女性身體，而女性的身體也長期被社會視為「可以公開評論與觀看的對象」。[6]那些像傷痕般的雕塑，也可以被理解為女性長期處於被觀看與被評價之中的痕跡。女性看似因美貌而受到注視，但同時也不斷承受來自外界標準的壓力與傷害。

---

[2] Amelia Jones, *Body Art/Performing the Subjec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83.

[3] Jones, *Body Art/Performing the Subject*, 85.

[4] 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16, no. 3 (1975): 11.

[5] Museum of Modern Art, “Hannah Wilke: 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 *MoMA*.

[6] Amelia Jones, *Seeing Differently: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London: Routledge, 2012), 142.



Hannah Wilke,《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 1974–1982

圖片來源：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102432

四、 美貌、疾病與女性身體的重新定義

漢娜・威爾克的作品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她批判女性被物化的相關議題，更因為她揭露了一個更加矛盾的問題：女性即使在批判觀看文化時，依然會先被外貌定義。當時許多評論者並沒有專注於她的創作內容，而是不斷討論她「太漂亮」、「太性感」，甚至認為她已經陷入男性凝視的陷阱，只是利用自己的身體吸引目光進行自我物化。這種批評其實與威爾克想揭露的現象完全一致：女性藝術家即使進行批判，依然難以脫離被觀看的位置。[7]不過威爾克晚年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外界長期對她的質疑。1980 年代後期，威爾克被診斷罹患淋巴癌。在接受治療期間，她依然持續以自己的身體進行創作，並完成《Intra-Venus》系列作品。與《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中充滿時尚感與性感姿態的形象不同，《Intra-Venus》中的她記錄自己罹癌接受化療的歷程。她直視鏡頭，紀錄自己因化療而掉下的頭髮、醫療後的疤痕和浮腫的身體。拍下自己那不再符合主流社會對女性「美麗」的想像的軀體。[8]即使在罹癌治療、老化這樣的狀態下，威爾克依然選擇將自己的身體公開呈現。這使她

[7] Joanna Frueh, “Hannah Wilke and the Trouble with Beauty,” in *Hannah Wilke: A Retrospectiv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9), 33.

[8] Thomas H. Kochheiser, *Hannah Wilke: Intra-Venus* (New York: Ronald Feldman Fine Arts, 1994), 7.

的作品不再只是對女性身體觀看文化的批判，更成為對女性生命經驗本身的記錄。某種程度上，《Intra-Venus》似乎與威爾克昔日受到的批判行程對照，回應了那些曾批評她「只是利用性感與暴露進行創作」的聲音。威爾克晚年的作品證明性感與裸露從來不是她藝術中的藉口或噱頭，她真正關注的始終是：女性如何透過自己的身體經驗，重新奪回對自身存在的詮釋權。[9]因此，在威爾克的作品中，女性身體並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也從不只是被定義的對象，而是一種承載生命、痛苦、疾病、能夠發聲的存在。她透過自己的身體，讓那些原本不被看見、甚至令人不願直視的女性經驗，真正進入藝術之中。



Hannah Wilke, 《Intra-Venus Series #4: July 26, 1992 / February 19, 1992》, 1992

圖片來源：https://museumcollection.tokyo/en/works/6261256

五、 我與漢娜・威爾克的共鳴

觀看威爾克的作品時，我重新剖析自己曾經歷的焦慮。過去我一直認為，自己真正討厭的是身體本身，因此不停試圖改變外貌，希望讓自己符合他人期待、擁有社會評價中的「纖瘦」形象。然而，重新思考後我意識到，真正令人痛苦的從來都不是身材本身，而是長期處於被觀看與被評價的位置。威爾克的作品讓我理解，不論任何年齡段，女性的身體往往不只是屬於自己，而是長期暴露在他人的目光與標準之中。也因此，許多女性在真正認識自己之前，便已經開始學會如何「被觀看」，並且一直在為了迎合大眾的審美而強迫自己改變。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觀看往往會逐漸被內化。女性會開始主動檢視自己的身體、修正自己的外貌，甚至在別人開口評論之前，便先一步否定自己，即

[9] Kochheiser, *Hannah Wilke: Intra-Venus*, 11.

使別人要給予的是讚美。那些原本來自外界的目光，往往在最後慢慢變成了自我審判的一部分。我認為威爾克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她讓那些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看方式公開展示、讓它們重新被看見。她並沒有試圖隱藏女性身體的脆弱、傷痕與不安，而是直接將這些經驗呈現在作品之中。透過她的創作，我開始意識到，女性真正需要改變的或許並不是身體本身，而是社會長期以來觀看女性身體的方式。即使社會對女性「被觀看」的習慣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我們或許仍能試著慢慢改變看待自己的方式，不再只依賴他人的評價認識自己，而是學著更坦然地理解自己的身體，堅定自己的思想，不輕易因外界的言語否定自身價值。

六、 結論

透過漢娜・威爾克的作品，我逐漸理解，女性身體之所以總是容易成為被觀看與被評論的對象，並不只是個人的遭遇，而是一種長期存在於社會與視覺文化中的觀看結構。從《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到晚年的的《Intra-Venus》，威爾克始終透過自己的身體回應女性在社會中被凝視、被定義與被消費的處境。她並未選擇逃避觀看，而是刻意讓自己的身體進入觀看關係之中，再透過作品中的傷痕、疾病與脆弱，使那些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看方式開始產生動搖。我認為，威爾克的作品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她讓女性身體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客體，而成為能夠主動發聲的存在。無論是《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中帶有衝突感的人體藝術，或是《Intra-Venus》中對疾病與衰老的紀錄，她都不斷透過自己的身體提醒觀者：女性的身體並不只是美麗、性感或可被消費的象徵，它同時也承載著疼痛、焦慮、生命經驗與主體意識。在我觀看威爾克的作品時，我也經歷了一個重新理解自身經驗的過程。過去那些因外貌而產生的不安與羞愧，曾讓我以為真正需要改變的是自己的身體；但在閱讀她的作品後，我才慢慢意識到，女性之所以容易否定自己，很多時候其實來自長期活在他人目光之中的壓力。當女性逐漸習慣以外界標準檢視自己時，那些原本來自外部的觀看，也會慢慢內化成自我審判的一部分。漢娜・威爾克的作品直到今日仍然重要，不只是因為她批判了女性被物化的現象，更因為她讓那些原本難以言說的女性經驗真正被看見。她讓女性身體不再只是沉默地被觀看，而開始能夠透過藝術重新說明自己的存在與價值。

七、 參考文獻

Frueh, Joanna. “Hannah Wilke and the Trouble with Beauty.” *Hannah Wilke: A Retrospectiv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9.

Jones, Amelia. *Body Art/Performing the Subjec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Jones, Amelia. *Seeing Differently: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Routledge, 2012.

Kochheiser, Thomas H. *Hannah Wilke: Intra-Venus*. Ronald Feldman Fine Arts, 1994.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vol. 16, no. 3, 1975, pp. 6–18.

Museum of Modern Art. “Hannah Wilke: *S.O.S. —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 *MoMA*, 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102432 （閱覽日：2026/6/6）

Tokyo Photographic Art Museum. “*Intra-Venus Series #4: July 26, 1992 / February 19, 1992*.” *Tokyo Museum Collection*, https://museumcollection.tokyo/en/works/6261256（閱覽日：2026/6/6）

Wacks, Debra. “Hannah Wilke.” *Jewish Women’s Archive*, 2007, https://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wilke-hannah （閱覽日：2026/6/6）